

1968：大舅去参军

肖遥



这是我二舅最近发在咱家帮群里的一张老照片，照片正中心的两位老人是我姥姥和姥爷，他俩中间站的是我小姨，后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我妈、大舅、二舅和大姨。事实上，我二舅把这张照片用AI做了一下，给每个人脸上都做出了笑容。这张老照片的原版上，只有我妈一个人脸上有笑容。



1968年春天，我大舅19岁，有一个人伍的机会，但政审的时候被人举报说我大舅的生父，有可能是国民党军官。因为听到有人把我姥姥叫“太太”。照片上的姥爷不是我妈妈、大舅、二舅的生父，他们姐弟三个的生父病逝了。我姥姥拉扯着分别是八岁、四岁、一岁的三个孩子生活得举步维艰。有人给我姥姥介绍了砖瓦厂的老李，也就是照片上的姥爷，我姥姥就“往前走了一步”，和李姥爷结婚生下了我大姨和小姨。

尽管这个家庭关系复杂，但李姥爷忠厚善良，对我妈和她的两个弟弟视同己出，于是家庭成员都相亲相爱。因大舅参军被阻挠的事情，我妈决定到她生父的祖籍调查究竟，那一年我妈上大二，攒了一年的饭票粮票兑换成路费，可她没有生父家的地址和任何信息，在生父去世后不久，不识字的姥姥因为绝望，甚至怨恨他抛下孤儿寡母，把他的信件都烧了，我妈后来总算

是找到半个没烧完的信封，上面有她生父家的地址，她就依据这个地址踏上了寻亲之路。我妈去了生父的老家山东济宁，她那家境同样窘迫的大伯大妈倾囊给她做了几件衣服，当时流行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，大妈要给我妈买花布，我妈执意选了一块青灰色的面料，照片上我妈穿的就是山东大妈给她扯布做的新外套。

回来后我妈写了详细的汇报材料：她的生父是城市贫民，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，还参加过红军长征，我妈的一个堂姐15岁参军，在抗美援朝中立了功，于是我大舅得以顺利参军。照片上的大舅穿着崭新的军装，戴着军帽英姿勃发，姥姥平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却在在大舅离家前一天，拉着全家去拍了这张合影。

我小时候很喜欢仰头端详镜框里的这张全家福，发现姥爷的表情疲惫而麻木，这我能理解，因为姥爷平时就是这个表情。他一直在砖瓦厂做砖，从倒胚、晒砖到进窑烧制，做成一块砖能挣两分钱，姥爷就靠这微薄的薪水养活了一家七口。天气越热，太阳越晒，越是做砖的好时节，我三岁离开姥姥家的时候，我姥爷还在砖瓦厂工作，记得有一天下大雨，姥爷姥姥二舅小姨都扑到雨里，抢着用雨

布去盖泥胚，我小姨都急哭了。

但让我理解不了的是照片上的姥姥心事重重，眼神里还有伤感，后来我自己当了母亲，忽然有一天想明白了我姥姥心里的煎熬、矛盾、无奈和担忧——儿子参军固然光荣，但只有做母亲的才忧心忡忡，尤其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姥姥，据说照完相的第二天送我大舅上了车，姥姥追着车跑得很远。每当广播里的新闻播报哪里哪里打仗的消息，姥姥都会偷偷哭。她那时想不到，十年后，我大舅顺利从部队转业回家，辅导两个妹妹高考，大姨小姨没考上，我大舅被高分录取，成了家里第二个大学生。

照片上我大舅目视远方，意气风发。我15岁的二舅表情凝重，他被姥爷告知大哥参军以后，自己任重道远，马上就要成这个家的顶梁柱。只有我妈笑得很灿烂，因为年轻的她觉得自己能够帮家里解决一个重大难题，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。

如今，姥姥姥爷和大舅都不在了，这张照片是他们一家七口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

肖遥，专栏作家，学者，画家，出版文集《酱醋茶扮作诗酒花》、学术专著《建筑设计美学》，曾在全国20多家媒体写专栏。现居西安。

1998：在长江大堤抗洪抢险

吕树国



三列军人，列队于长江大堤，背景是民宅，洪水在不远处咆哮，独立营教导员在队列前下达抗洪抢险命令。这张照片是27年前拍的，常在战友群中出现，每次弹出，群里一迭声感叹。

1998年夏，长江沿岸爆发特大洪涝灾害，无数良田被淹，房屋被毁，当时的新闻说是“百年不遇”。7月8日，我所在的安徽省人民武装学校二中队学员编入省军区独立营，一同赶赴长江同马大堤抗洪抢险。

驻地在枞阳县一所粮站内，粮站名字挺怪，叫破罡粮站。道路被毁，供给不畅，驻地没有自来水。虽然营部一再告诫不能饮用生水，恐染血吸虫病，但一位战友还是不幸染上，住

进解放军105医院，与一位护士擦出爱的火花，也算一段佳话。

我们白天紧锣密鼓装沙袋筑堤，夜晚轮流站岗，观察水情，没轮到站岗的就睡在大堤临时帐篷里。那些日子，我见到了迄今见过的最硕大的蚊子，它们披着褐色花纹，腿脚粗壮，呼啸而来呼啸而去。起先被叮后还起红包，两周后竟然没包了，我现在皮厚至“宠辱不惊”，应是当年与之斗争的结果。

一天夜里，酣睡中哨声骤响，长江第二次洪峰到来，江心洲告急。声如洪钟、气冲斗牛的营长急令我们火速前往江心洲。到了那里顿时傻了眼：白天筑的江堤破了好几道大口子，洪水嚎叫着直泻而下，眼看就要漫至村

民楼房的顶部。村民都在楼顶上翘首待救。营长当机立断：救人！于是我们四人一组驾数艘冲锋舟驶入江心洲，星夜救人。队长交代，冲锋舟太小，原则上救人为主。村民大都配合，丢掉财产上船，可是当救到一位老妈妈时，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一头猪带上，不然就不上船。我是农村长大的，深知喂养一头猪的不易，就劝战友答应她的要求，并自告奋勇说：“她的猪我负责扛上冲锋舟。”猪在水里真是老实，我一只手拽着它的一只耳朵，轻轻地拉到冲锋舟前，往上一提，另一只手攥住猪后腿，把它拖进冲锋舟，可是强大的反作用力把我弹进了滚滚洪流中，幸好我从小学会了“狗刨”，又顺势抓住战友伸过来的船桨，才没有被汹涌的水流卷走。

学校政委周洪先大校来大堤上看望我们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，等握到我面前，愣住了。我半月没剃胡子，形象“返祖”，周政委开了个玩笑：“我以为是山顶洞人来了呢。”班长刁传久，为人豪爽，一天，他中暑了，呕吐不止，吐完，站起来，扛上沙袋就走。我冲上去扶他，他摆摆手说没事，脚步踉跄往前挪。烈日下，他的迷彩服湿了又干，结出厚厚的一层盐霜……

有句话叫“军民鱼水情”，那些日子深有体会，当地百姓为我们送水，送吃的；我去镇上理发，死活不收钱；我们走时，他们跟着卡车送了老远，

一直挥手。

那一年出现不少抗洪英雄，有一位军人名字常被提起，他是安庆军分区一名士官，军车驾驶员，名叫吴良珠。吴良珠到我们驻地来过，送水给我们，记忆中他瘦瘦的，也挺精神，可哪知道那时他已患上了肝癌，却放弃治疗，在生命的最后历程，谱写了一曲人生壮歌！

抗洪即将结束时，省委书记卢荣景、省长回良玉率队来大堤慰问，安徽电视台作了专门报道，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栏目“抗洪救灾”系列报道中也提到了我所在的集体。

而那时我母亲正病重，躺在六安市人民医院。这是后来我大姐跟我闲聊时说起的，她说她和母亲在病房的电视上看到了我，我母亲没文化，但知道“公家事重要”，怕我分心没让大姐写信告诉我。

洪水退去，回到合肥，总结大会上，军区首长宣布我们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照片老旧，影像模糊，也不讲究角度，长江都没拍上，或许只有身在其中的人，才能听到照片背后那滔滔的水声。仔细寻找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认得出属于我的那小半张脸。

吕树国，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东校区教师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小说散文见《清明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延河》《短篇小说》等，多篇作品入选中高考语文模拟试题。现居安徽六安。